

『读甲』

即以指甲
诊断疾病的经验方法

杨昶 著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读甲

杨 昶 著

——即以指甲诊断疾
病的经验方法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甲：即以指甲诊断疾病的经验方法 / 杨昶著. —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5.1

ISBN 7-5067-3145-2

I. 读... II. 杨... III. 指 (趾) 甲 - 望诊 (中医)
IV. R24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7973 号

美术编辑 陈君杞

责任校对 张学军

版式设计 程 明

出版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甲 22 号

邮编 100088

电话 010-62244206

网址 www.mpsky.com.cn

规格 787 × 1092mm $1/32$

印张 $3\frac{1}{2}$

印数 1-3 000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制版 北京市佳虹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书号 ISBN7-5067-3145-2/R · 2620

定价 20.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指甲纹同手掌纹一样存在人体的全息反映。本书即通过指甲纹理、质地、形状等的变化，预测人体的健康情况和患疾情况。是作者20多年对十几万指纹资料分析研究后总结出的指甲诊断疾病的规律。为指纹医学的研究增添了宝贵内容。本书论述简明扼要，易懂实用。

天地间未知事物之多，
远超出我们的哲思冥想。

—— 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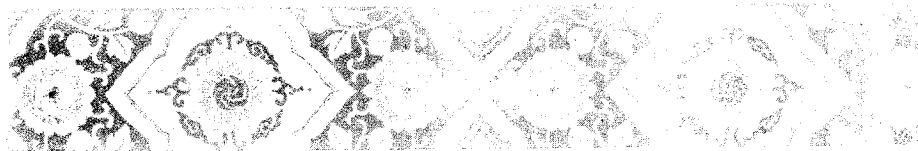
作者杨昶教授, 1946年出生于云南一个香料研究世家。曾任云南省科协委员、第二炮兵云南药物研究所、云南香料研究所所长、成都军区中医药研究所研究员。

杨昶教授年轻时在云南省植物研究所和昆明香料厂工作, 他博览群书, 潜心于植物药学研究, 研制出多种具有特殊疗效的天然植物提取物及合成物, 用于抑

制恶性肿瘤、杀菌消毒、免疫保健等。1981年，他使用天然香料植物香叶天竺葵和传统中药苦参等植物的提取物制成的治疗癌症的一种软胶囊（时名AT-8201），在治疗癌症方面获得了惊人的疗效，在行业内引起轰动，并获省主管领导高度重视和支持。1985年，杨昶教授成为云南省科协会员。

1986年至1992年期间，杨昶教授转入第二炮兵云南药物研究所任所长，继续从事AT-8201及相关药物的研究，此期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就此项研发工作亲自批示：“要注意保密”。1987年，他研制的“花迪牌”抗霉菌香水被用来控制老山前线猫耳洞猖獗一时的霉菌感染，效果极好，该产品曾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科技进步奖。

1993年，杨昶教授研制出具有保健、免疫、抗癌作用的植物提取物“香参烟用添加剂”，此研究成果于1997



年8月获得中国发明专利,并获得96国际新技术发明专利博览会“爱迪生”国际发明最高金奖和1998年的首届国际“牛顿”科技发明成果博览会国际金奖,收入《世界优秀专利技术精选》。该产品曾用于与曲靖卷烟厂和贵州卷烟厂合作,将“香参烟用添加剂”应用于生产“太极”牌保健型香烟和“贵烟”牌保健香烟,通过中华医学会组织的专家组鉴定和省级医药管理机构鉴定,其保健效果获高度肯定。

多年来,杨昶教授潜心于天然植物中草药的开发和研究工作,专攻天然植物提取物的特质药用性,取得了重大突破,尤其是在保健、免疫、抗癌领域得到了众多使用者的肯定,以其特有的神奇疗效使很多癌症患者绝处逢生。研究并申请了国家专利,获得了国内外多项奖项。

在药物开发研究和临床试验期间,杨昶教授接触



了大量患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诊断经验。他遵循古中医理论，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观甲诊病方法，即从患者的指甲上诊断病变的部位、性质和发展情况等，特别是在肿瘤的前期诊断和肿瘤转化趋势预测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准确率。

杨昶教授关于观甲诊病的理论和抗肿瘤药物研究的成果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83年9月，他在《中草药》杂志发表论文“香参薄荷油抗肿瘤研究的成果”。1999年，他撰写的《香参抗癌理论》、《病历在你掌上》被评为“99海峡两岸中医、中西医结合学术讨论会”优秀论文，业绩入选《科学中国人·中国专家人才库》、《中国当代发明家大辞典》、《中华骄子》、《专业人才》、《世界百年人物篇》、《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世界科技专家·中国卷》。2001年，他的论文“香灵草胶囊预防微小癌”入选《中国当代思想宝库》。2001年

7月31日,《科技日报》刊登他的论文“香味研究与人类健康”。

目前,杨昶教授仍在致力于他的学术研究当中,这些科研成果将从提高人体免疫力的角度推动保健、预防疫病、抗癌的工作。当这些成果广泛应用于世时,必将是癌症患者的福音,从提高人体免疫力角度讲也是世人保护健康的福音。

序

信与中国传统医学 ——序杨昶《读甲》

杨昶兄嘱我为《读甲》一书写个序言，我想都没想就应允了下来。在我二十多年的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如此爽快地应允为人作序和作文，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实际上，除了我因患喉癌而对这方面的知识稍有所了解以外，我对中医抑或西医都是无甚认识的。而我之所以承诺此事，实是因为我与杨昶兄之间近一年的交往，“迫”使我对诸多原本并未引起我重视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或反思。在我看来，一个人的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在“活”着，更在于对生命本身的关照。现在，作为一

个自然人和一个因身体不适而与医学相关的人,我将一些经由这种思考或反思而获致的想法以“《读甲》序言”的方式发表出来,一方面确实是要表达我个人对人之生命的一种以信为凭的关照,而另一方面则是要对杨昶兄表示深深的谢意,因为正是我与他的交往使我获得了达致这种关照的可能性。

梁漱溟先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异,主要在于二者对待人生的态度的不同。西方是一种进取向前的态度,印度与之相反,所持的是一种避世退后的态度,而中国则是调和二者。对于梁漱溟先生的这一观点,我基本上是赞同的。但是我想更具体或更进一步地指出,东西医学的差异,或更准确地说,中西医学之间的差异,除了整体性思维方式与局部性思维方式这一点不同以外,在根本上乃是对人的态度的不同。在我看来,西方医学对人的认识,基本



上是一种在根据不尽相同的指标将病人进行“类”化以后的对待；实际上，这是一种知识方式的对待，因为惟有透过知识这一普遍化的建构，类分病人所依凭的各种不同的指标才能够确立起来，进而各种不同“类”的病人也才能够分立开来。更深一步言，这种将人按“类”进行界分的普遍化知识建构，实是以人之各种指标是相同的这一判断为前设的，甚或是以产生人之某种指标的因是相同的这一判断为前设的：凡是符合某一种指标的人，就是在西医意义上的同一类人，因而也就可以或应当用同一种治疗手段或同一种药进行治疗。但是，与西方医学不同，中国的传统医学或者我所谓的作为绝学的中医对人的态度则是一种将人按照每个人本身的方式做出的个殊且独特的对待。在我看来，中医不是不需要，而是在根本上就不考虑对人做“知识化”的处理，因为它所依凭的前设认为，病的表象相同未必就

意味着病的因相同，而这在根本上则意味着每个人是不相同的。因此，中医所实践的就是与每个人接触，亦即与每一次病接触，甚或是众所周知的中医对所有表象相同的身体不适者依旧需要进行通常意义上的“望闻问切”的方式。这在杨昶兄那里则是一种特有的“观”甲的方式——我更愿意称其为“读”甲的方式。这是一种以经验为依凭的对每个个人展开的个殊化的阅读，是一种将每个身体不适的人视作每个人本身且不同于他人的阅读。

坦率地讲，我在接受西医治疗以及与杨昶兄交往的过程中，所体晤和洞见到的正是中西医学之间所存在的上述差异。显而易见，这一洞见中所透露出来的我对中西医学之基本前设的理解，对于我们认识中西医学或中西文化来讲乃是极其重要的，甚至对于我们探究西方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所存在的紧张来讲也

有着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是我认为，这种理解之于一个获致这种理解的人——一个接受治疗的身体不适的人——却有着更为直接的生命意义。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接受西医治疗的过程中，按照前述逻辑的展开，病人对于医生而言只是一个对象或客体，是一个被客观化了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讲，病人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所需要做的或所能够做的就只是听从和采纳医生的嘱咐。

但是中医却不同，因为一个身体不适的人在接受中医调理的过程中必须以“信”这样一种感觉参与其间，而这就是我在与杨昶兄交往的过程中所体验到的那种深深的但却无法用知识予以分析的感觉。因为没有这种信，一个身体不适的人就无法与特定的中医建构起一种特定的调理关系。实际上，我与杨昶兄的每一次相见，我都能够感觉到杨昶兄是在用一种生命经验读我的指



甲，读我的指甲中所透露出来的我对生命的希冀和渴望，而同时他亦将他本人对生命的理解和想象投射进了我的生活之中。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杨昶兄的所有努力，在与我的交往过程中，都是以我所具有的“信”为基础的。因此我觉得，一个身体不适的人在接受中医调理的过程中根本就不是一个客观化的对象，而毋宁是其间的主体；他是中医调理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调理过程中比医生更为重要的一部分。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若去发现那些所谓客观的真理，念通所有哲学体系，并评论出每个体系里不衔接之处——这对我有什么用呢？假如真理站在我面前，冷冷地裸露着，根本不顾及我是否认得它，使我产生一种惧怕的战栗而非一种信仰的皈依，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在一般意义上讲，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一种人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人非有信，就不能



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圣经》希伯来书11：6）。同样，对于中国传统医学而言，一个身体不适的人所具有的这种信，又何尝不是如此重要呢？信，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实是一种自然且没有条件的感觉，是一种能够使一个身体不适的人依旧成为人的感觉！仅就这一点而言，信便是一种最重要的感觉，因为它是一种有关生命意义的信，是一种以生命相托的信，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建构某种特定关系赖以凭的信。在我的情形中，信所意指的乃是我以我的生命对杨昶兄的信。当然这并不只是对杨昶兄的信，更是对一种透过杨昶兄所呈现出来的经验的信，对一种经由杨昶兄而传承下来的关照人之生命的传统的信。当然，这样一种信的产生具有着一种很难用文字表述的默会性质，而且这样一种信本身也是无法凭借理性知识加以分析的。我自己猜想，这样一种信的产

